

联合、开放、网络化

——《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解读

□萧德洪

摘要 解读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在三个方面的呼吁:关注信息技术对知识整理和知识交流的影响,开展相关的活动;注重与其他知识传播主体的合作,有效地利用行业分工;密切注意法律框架的变化,争取更有利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 学术交流 知识传播 网络化 武汉宣言

《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的主题是信息资源共享,围绕资源共享这一长久以来的命题,结合现阶段社会变革实际,重点呼吁解决图书馆行业内部资源共享问题。这一呼吁突破了中国特色的体制障碍,从高等学校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向公共图书馆、科研系统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发出了强烈的讯号,全社会不同系统间图书馆间的合作势在必行。

1 联合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网络

图书馆合作必须是多层次的,《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在国家层次上,这一保障体系要建立能满足本国需求的完备的文献收藏(从国家信息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促进其开发与利用。要通过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其他类型图书馆以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协调采购、联机合作编目、联机书目查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网上联合咨询等功能。”相对于国家层次而言,地区性的整合与合作是全国性协调与合作的基石,是国家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极具意义而不可或缺的部分,信息社会的实现确实有赖于这些地区性的合作去实现现代图书馆服务所谓的“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3A服务理念,因此宣言指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要建立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联盟。不仅要建立系统内的图书馆联盟,而且要促进同一地区跨系统图书馆联盟的建立。”实际上,所谓的区域性图书馆网络、全省文献保障系统等等

的实践在国内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悄然兴起,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

我认为,信息共享是个全社会的命题,图书馆行业只是构成社会信息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小一点的范围来看,是社会信息体系公共域(Public domain)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此,如何更进一步地与构成社会信息体系的其他公共机构和非公共机构联系与合作,必须是我们应该重视和讨论的一个内容。

大学的任务,简化说来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落实于大学的活动中,则是教学、科研和产业化(科技成果转化)等学术活动,大学图书馆首先强调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围绕这些学术活动提供各类信息服务。我们知道,大学是新知识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实体,通过科学研究活动创新知识,通过教学活动传播知识,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用知识。换句话说,大学活动的过程,涵盖了整个知识生产和消费行业价值链的全过程,贯穿于“知识创造”、“知识编码”、“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四个阶段,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也同时在其中的每一阶段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尤其与学校的教学活动相配合,在“知识传播”这一阶段起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到这里,我们还只是针对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学系统而言,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部分,我们日常工作安排的出发点。

实际上,仅就大学内部而言,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也仅是师生信息需求的一部分,大学各项活动的信息来源并非完全出自图书馆。我想把用户个人的信息源划出三个网络:即制度网络、社会网络和学术网络。制度网络的含义,这里可以借助《宣言》

中的一句话:“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不妨把大学的图书资料系统称为制度网络,这一制度网络通过内部的专业协作提供相互的支援,比如书目信息共享、馆际互借、馆藏发展合作、资源的全球获取、联机授权协议和人员培训等,结成一个体系,借以达成资源及其服务提供的最大化。

在大学外部,可以再划分出两个网络。其一,师生们通过其他社会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获得资源,并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创新活动中。随着网络化环境提供的便利,这一学术网络呈现为若干个同心圆,其中心是大学本身,渐次为地区、国家,最后是全球的环境,此为学术信息源的社会网络。其二,由于在大学中,在师生个人与大学机构之间,尚存在一个层次,就是学科。这个层次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对一个大学来说,科研创新能力是一个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个能力就直接落在学科和教授个人这两个层次上;学科的层次直接进入国际化的学术交流网络,其竞争力直接转化为大学在某一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学科专业向外联结出一个相对来说独立于学校层次的纵向网络。因此,对某一学科专业而言,国际化环境表现得更为直接,许多重点学科可以直接在国际化的平台上与一流学者对话,此为学术信息源的专业网络。

我们在关注本身所处的制度网络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另两个网络的发展和趋势。它们是与这个知识网络相依存的环境,这些网络的发展在信息革命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加强,足以引起制度网络环境的变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看,大学图书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

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第一,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全球化要求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信息社会,这一目标要求消除数字鸿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均能享有平等的数字机遇,宣言提到,“消除信息鸿沟、实现信息公平,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人人可以自由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教育、知识、信息和通讯作为人类进步、努力和福祉的核心被突显出来,“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第二,学术交流环境的变化或重构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信息资源共

建、共知和共享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建立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基础之上,信息资源共享才能真正得以实现”。通过利用通用的设计和专门的辅助性技术,为公共机构、私有机构乃至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强大的手段,“便捷高效地获取信息是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基础。”数字化学术环境可以达成“便捷高效”的要求。

2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知识传播领域

《宣言》提到:“我们呼吁知识生产者(著作者、出版者)与知识组织、传播者(图书情报工作者)加强合作,寻求有效机制,以维系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平衡,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虽然用字很少,但这里终于走出了制度网络的圈子,延伸到了外部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网络。提到了整个行业价值链的其他部分,如知识生产者、知识组织(即知识编码)者,以及其他的知识传播者。我想我们该提一提行业分工的问题了。

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信息消费者(用户)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深入了解学术信息交流的全部技术细节,他们只要了解如何利用就可以了,一如我们现在所用的各种学科数据库,他们并不需要知道数据库是如何构建的,数据用什么格式、存储在哪里?这就需要专门的人员团队运用特定的技术(包含标准规范)来创建和维系这些系统。因而,图书馆员首先被确认为承担这一角色,他们原本就承担知识序化和信息交流的重要角色,这就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在新的学术环境中,信息活动将从原来的单向度转入多向度,读者可以自己实现信息的提交、交换和利用,数字图书馆将进一步为整个校园服务,成为校园资源中心。通过校园资源中心,向外与互联网的学术资源库对接,从而使学校与国际学术界相融合。国际上,学者、学术机构和出版商之间在数字化学术活动和网络出版等方面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愈演愈烈。回到我们本身而言,像我们这样的学术机构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如国际一流大学一样,向商业出版社争夺学术成果出版方面的影响力?事实上,数字化学术活动目前影响到了一些以学术成果为生的企业,如出版商,也影响着大学及其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怎么去记载、去评价、去保存、去组织、去发布学术成果。

在当下的图书馆学中,Repository是个非常重

要的关键词,旗下涵盖着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和成千上万的学术活动,而与 repository 相关的核心术语有: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机构知识库),Repository Service(存储服务)等等。其目的在于:

- i. 保存学校的学术成果;
- ii. 替代商业出版社的垄断或个人自行出版行为;
- iii. 求得内容永久的揭示与获取;
- iv. 增加学者个人、单位和院系研究成果的可见性;
- v. 利用 OAI 让万维网用户很容易地发现储存在本校的内容。

因此,《宣言》特别提到,“建设特色馆藏,开展特色服务。建立一批特色学术机构库(institutional depository)。”“开放存取(open access)是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交流的新模式,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新形式。我们鼓励并积极参与学术信息的开放存取。”至此,我们明确,我们还必须在知识整理,或者说是知识的二次编码基础上开展工作,我们不是知识的简单传递者。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革命带来了“数字化学术活动”。我们的“数字校园”、“数字图书馆”的用意应该在学术资源上面,但目前我们这个方面的行动不够,技术也不够独立,因为社会上互联网的应用太多,易于对我们的网络项目设计人员和用户形成诱惑。大学的信息资源网络应用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设计,不能在技术上受到市场或社会的支配,或者在系统上受到行政条块的驱使。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标准的制定和采用;要紧跟新技术的发展和信息载体的变化,及时制定在网络环境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涉及到的专业和技术标准,使之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要加大标准的推广与执行力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整理和知识传播行业中,不断有新的主体加入进来,比如单就网络知识库建设主体而言,由于有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发展出如下几类内容提供者:

- 个人作者:提供个人存档或作者网站;
- 学术团体:提供开放存取学术团体期刊、机构存档、专题数字资源库和协会网站;
- 虚拟社区:提供知识库、原创性内容;
- 搜索引擎网站:提供海量的网页二次文献库,乃至全文文献库;
- 商业出版社:提供付费全文服务;
- 大学、研究机构:提供机构存取知识库;

——图书馆:提供一次或二次文献内容服务;

——中介机构,如期刊发行商、文献传递商:提供一次或二次文献内容服务。

图书馆只是上述各类内容提供机构之一,但大学图书馆作为向大学与社区提供服务的主要学术服务机构,应该解决好这些资源的发现、选择、链接与揭示的课题,我们必须采取开放的姿态,把这些信息有机地纳入到我们的服务体系中来。

从技术实现来说,有几种类型的秩序化的网络产品知识值得特别注意:

——维基百科(Wikipedia);

——交互式搜索引擎如“新浪爱问”、“百度知道”;

——机构存储:如南安普顿大学的 Eprints、麻省理工的 Dspace、加州大学的 eScholarship、康乃尔大学的 FEDORA;

——开放获取的电子期刊:如 PLoS、BioMed Central;

——学术搜索引擎:如 Google Scholar、OAISter

上述后三项的主要特点是以 OAI-PMH 元数据收割协议来支持。在介入较规范、有组织的 OAI 之后,目录的内容质量与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使得互联网与学术图书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3 以更多的行动参与到信息社会进程

通过上述的阐述,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信息世界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各个层面都在发生变化,《宣言》就是对这巨大变化的积极回应。我认为,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同行间的努力实现某种提升,但社会的动力提供了更大的变革力量。我们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国科学数字图书馆”、OCLC、OhioLink 等行业系统是非常成功的型态,归功于从业人员的努力,使呼吁和实践结出硕果,成为了政策和制度的新安排。我们还可以预计并且看到,我们的努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制度安排,从一个学校的层次来说,图书馆的优先发展成为许多学校的基本政策;从行业组织的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同行发出相同的声音,并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逐渐走到一起;从国家层次而言,立法人员和立法机构必将协助我们做出政策上的宣示和法律上的安排;从国际上看,已经形成了某些有利于我们的影响深远的运动。

我们看到,在学术交流或者说是知识传播领域,

世界已经发出了诸多宣言^[2],从美国总统里根 1985 年签署的《国家安全指示第 189 号》到英国下院 2004 年科技委员会提出的长篇报告,从 1996 年人类基因组会议的《百慕大原则》到 2004 年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公共基金研究数据存取声明》,从 2002 年 IFLA 的《格拉斯哥宣言》到 2003 年马克普朗克学会的《柏林宣言》,从 2003 年 10 月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北京宣言》到该年 12 月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日内瓦《原则宣言》,各式各样的机构团体和工作会议发布了相关的宣言和声明,说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可忽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中出现了诸如学术期刊危机、大学出版危机、图书馆危机、法律框架危机和国家政策危机^[3],其中的法律框架危机出现在从版权法到合同法的运用上,国家政策也正被利益集团游说,以逐渐减小合理使用的范围,更多限制公共域对信息传播的权利。因此,“呼吁国家要尽快制定《图书馆法》和其他保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法律”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

各种层次的努力无不依赖于行业外友人从各方面的支持,就大学内部而言,我们必须争取教授组成的图书情报委员会和教授个人的大力支持,以便形成学校层次的文献保障政策,从社会层面而言,我们必须赢得行政官员、立法人员、标准制订者和专业人员的支持,他们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帮助,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许多经验所证明。从国际上讲,各专门领域的专家们始终与我们在一起呼吁着,比如,2003 年的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原则宣言》^[4]第 26 条如此阐述:“应强化图书馆和档案馆、博物馆、文化藏品机构

及其他基于社区的接入点等社会公共机构,以促进文献记录的保存和自由、公平地获取信息”。这种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必将保证图书馆的制度安排得到根本的落实,从而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宣言》最后指明,“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创始单位及宣言签署单位(包括代表)敦促政府主管部门与有关图书馆,制定战略、政策和计划以实施本宣言的原则”。我认为,我们不但要呼吁和敦促,我们更需要拿出对策,与其他系统的图书馆合作,与内容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合作,要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便付诸行动。我们还必须行动于陌生的领域,与信息技术的标准制订者合作,与立法机构和政策制订者合作,让他们更加地支持我们,使资源共享不仅仅是理想,更是政策,是法律,是强制的要求。我们要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去营造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网络化环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 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6): 2-4
- 2 Suber, P. Timeline of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2006-02-27]. <http://www.earlham.edu/~peters/fos/timeline.htm>
- 3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Reform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2003-06-25]. <http://www.ala.org/ala/acrl/acrlpubs/whitepapers/principlesstrategies.htm>
- 4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原则宣言: 建设信息社会: 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战[2003-12-12]. http://www.itu.int/wsis/documents/doc_single_err1161.asp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收稿日期: 2006 年 2 月 24 日

Uniting, Opening and Networking: Reading of Wuhan Declaration

Xiao Dehong

Abstract: As institutions of systematic network f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cademic libraries should take more actions in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industrial division & cooperation and system framework reform respectively. Wuhan Declaration calls upon the following concerns: the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relative activities; the priorit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institution/ person to adopt effectively the division of industry and the attention paid for the legal framework changes in order to strive for more favorable system arrangement.

Keyword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Networking; Wuhan Declaration